

目 录

序.....	余 林(1)
泉水河 (四场话剧)	孙德民(1)
进城 (八场喜剧)	孙德民 姚乃增 杜春福 (105)
嫁不出去的女儿 (四幕话剧)	孙德民(185)
心底里的呐喊 (四场话剧)	孙德民(247)
飞水滩 (五场话剧)	
.....	承德话剧团集体创作 孙德民执笔(309)
这一代人的歌.....	贡淑芬(381)
——记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、著名蒙族剧作家孙德民并兼 评新作《孙德民剧作选》(三)	

泉 水 河

（四场话剧）

孙德民

编 者 按

此剧创作于1984年元月，由承德话剧团演出。此剧以中国改革开放为大背景，热情讴歌了泉水河畔的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照耀下，奔向新生活的决心、胆识和气魄，尤其以生动的笔墨歌颂了一个曾在工作上犯过错误而又积极改正，带领大伙发家致富的老支书的高大形象。他真实、丰富、饱满、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话剧舞台上的崭新艺术典型。

人 物 表

老支书 男，56岁，原公社书记。如今坚决要求回村。

二牛娘 女，53岁，老支书的老伴。

二 牛 男，26岁，老支书的儿子。

永 旺 男，52岁，富裕农民。

玉芬妈 女，50岁，永旺的老伴。

玉 芬 女，30余岁，永旺的女儿，大泉的妻子。

小虎子 男，12岁，永旺的外孙。

大 泉 男，30多岁，党员，队长。

王 忠 男，40多岁，副队长，永旺的大姑爷。

春杏娘 女，50余岁，社员。

春 杏 女，20岁，高中刚毕业。

老何爷 男，70岁，稍有古典文学修养的老农民。

天 有 男，45岁，社员。

小女孩 女，15岁，天有的女儿。

二 生 男，20多岁，社员。

天有嫂 女，40多岁，社员。

男、女社员若干

〔音乐。〕

〔深情而又凝重的王题歌起：〕

泉水河 流水潺潺，
从那山脚流到村前，
多像旱天的甘露，
一滴一滴……轻轻地洒在田间。
多像母亲的乳汁，
一滴一滴……孕育着收获的秋天。
泉水河 流水潺潺，
泉水汇成河，河水永流连，
清悠悠地流啊，流啊，滋润着大地万千……

第 一 场

时 间 八十年代初。

地 点 我国北部山村。

〔幕启。

〔一处错落有致的山村院落。

舞台左侧，露着粮仓一角，那是老支书的院子。右侧是永旺的新瓦房。院子宽绰、讲究。

临街坎上，则是春杏家院门。

三家近邻，抬头看门，出门见面，犹如城市里的小四合院。

〔社员永旺正往一对沙发上钉着铁钉，小虎子在一边跑来跑去地打着下手。

〔右桌上放着录音机，传出轻轻的乐曲声。

永 旺 小虎子，把沙发套拿来！

小虎子 哎。（跑进屋里）

〔天有及几个青年社员匆匆上。

天 有 大叔，听供销社说，您养的马免，个又大，肉又多……
一青年 长得快，毛还长！

永 旺 （得意地）那还用说，这是最新品种！

天 有 大叔，能不能卖？

一青年 对！花钱买，我们都想喂养这新品种。

永 旺 （笑）用不着，再过10天就下崽子，每人送你们一对！

众 谢谢您了，大叔！

〔小虎子把沙发套拿来，递永旺，永旺套在沙发上。

一社员 嘛，您这手艺可真不赖……（说着，坐在沙发上。）嘿，你们快来试试，忽悠忽悠的，真舒服！

〔众人抢着坐沙发。

一青年 （见状），哎，人家城里人坐这个的，可不是咱这土里土气的……那上衣，倍儿平，咋揉搓都没褶，那下衣，头里有溜直的两趟印，都是人家出门入户穿的，对，那叫啥来着？

二 生 套服！

一青年 对，对，套服，专门在衣裳外面穿的！

〔众笑。

永 旺 你还别说，你大婶还真给我买了一套，大纹毕叽的，还装在玻璃纸里，用衣架架上，40多块呢！在老阳底下，衣冠闪亮的！

〔小虎子偷偷跑进屋里。

二 生 大叔，穿上，让咱开开眼！

众 对，大叔，穿上！

永 旺 不，不，不年不节的……

二 生 大叔，有了不穿，让虫子嗑了，可就不上算了。

众 对，大叔，拿出来试试。

〔正在这时，小虎子拿着套服走出。

小虎子 姥爷，在这儿呢！

〔众人蜂涌而上，拿过套服帮永旺穿上。

众 大叔，来，穿上。

〔永旺穿上套服，让众人按坐在沙发上，又帮他点着烟袋锅子，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

永 旺 小虎子，姥爷好看吗？

小虎子 （眨了眨眼睛）好像，好像跟人家不一样。

永 旺 咋不一样？

小虎子 城里人没有烟袋锅，也不穿这样的鞋，姥爷有点——土拉巴及的！

〔众大笑。〕

〔正在这时，玉芬妈端着簸箕上场，见状，疑惑不解。〕

二 生 大婶儿，您快着！（说着，将玉芬妈拉到永旺跟前）

玉芬妈 （哭笑不得）你们别出你大叔洋相了……真是，你呀，越老越冒傻气！

〔众笑。〕

〔玉芬妈将簸箕放在院子里，笑着走进屋里。〕

〔小虎子将录音机声音拧大。〕

二 生 你们还别说，大叔这儿，还尽是洋玩艺儿！

永 旺 嘿，这就叫现代化。过年前儿，我再搬个带色的小电影，赶年五更，你们小哥们都来，咱们抽着烟，喝着水，（唱皮影调）盘腿坐在炕头看哪……哎。

天 有 大叔，这回，您可是发财了！

永 旺 （笑）如今，上头政策活泛了，只要舍得力气，哪儿抓挠一把都是钱……

一社员 哎，大叔，听我爹说，早先，您是全县有名的养羊能手，如今，山场又要分给个人了，您为啥不养羊呢？

一青年 是啊，大叔，养羊进项多大呀！

〔这时，永旺本来笑着的脸上，立时严肃起来，他用力磕了磕烟袋。〕

〔大有忙用眼色制止了说话的社员，并将他拉到一边。〕

天 有 （悄声地）大叔就忌讳这个。

〔有的社员不解地望着永旺。〕

二 生 （岔开地）大叔，赶我结婚，您也给我打一对沙发！

永 旺 （头也没抬）嗯，嗯……

天 有 大叔，您可别忘了那马免！

永 旺 嗯，嗯……

大 有 大叔，我们走了。〔众下。

〔永旺没有笑意地和大家点了点头，显然，刚才社员们的话引起了他的心事。

〔永旺慢慢站起来，欲向屋内搬沙发。

〔王忠推自行车走来。

小虎子 爸爸！

王 忠 哎！（说着，从自行车上取下一个空篮子，欲递给永旺）爹！……（见状，欲笑）爹，您这是……

小虎子 是大有叔他们给姥爷穿的。

〔永旺和王忠都笑起来。

王 忠 （掏出钱）爹，这是卖鸡蛋的钱。

〔永旺接过钱。

王 忠 爹，今几个在集上看见老支书了！

永 旺 他干啥？

王 忠 正在种羊场转悠呢。爹，听说他要回来了！

永 旺 休假？

王 忠 不，公社书记给抹擦了。

永 旺 （一怔）什么？

王 忠 要回来种地了！

永 旺 为啥？

王 忠 我估摸着，兴许还是因为过去那错误……听说，这回是刷得一根毛不剩。

〔永旺思索。

王 忠 爹，连我也没想到……也难怪，那功夫，老支书也太……就拿您来说……唉，不提这些个了。（说着，望了

永旺一眼）爹，我还有事……（欲走）

永旺 别走了，在这儿吃吧。

王忠 走了，还给别人捎点东西。（推车）

永旺 （走近王忠）你说的老支书……一准？

王忠 没错！

永旺 你再去打听打听。

王忠 哎，爹，您就放心吧。（推车走去）

永旺 等等！

〔王忠站住〕

永旺 你说的一准？

王忠 没错！

永旺 不，你再去打听打听。

〔永旺望着王忠走去，又坐在沙发上，看得出，王忠的话在他心里涌起波澜。他回忆着，沉思着，突然，他猛地站起来。〕

永旺 小虎子！

〔小虎子从屋内走出。〕

永旺 把录音机拿出来。

小虎子 哎！（欲回屋）

永旺 等等！（小虎子站住）

永旺 把那盘……对，有一盘评剧《喜荣归》，快给姥爷找出来。

小虎子 姥爷，放个歌多好听！（唱）我们的家乡，在希望的田野上……

永旺 （打断地）哎呀，你不知道……快去！

〔小虎子进屋，

〔永旺忙着把沙发摆好。

〔小虎子拎着录音机，拿盒带走出。

永 旺 （接过）去，再把茶几搬出来！

〔小虎子不解地望着永旺。

永 旺 快……别忘了新买的暖瓶、茶杯！

〔小虎子又进屋。

〔永旺按好磁带，打开录音机，播放出评剧《喜荣归》。

〔小虎子搬出茶几，又返回取暖瓶。

〔小虎子拿暖瓶走出，玉芬妈忙跟了出来。

玉芬妈 （见状不解地）玉芬爹，你这是要干啥？

永 旺 （笑了笑）喜事！

玉芬妈 啥喜事？

永 旺 大喜事。

玉芬妈 那你就把这些折腾出来？

永 旺 你先甭管，（一边收拾，又想起什么）玉芬妈，把咱放在柜子里的毛毯，还有那床人造棉的大花被也搬出来！（对小虎子）你二姨呢？（忙向幕侧喊道）玉芬，玉芬！

〔还在喂鸡的玉芬走来。

永 旺 玉芬，去，把圈里、窝里、笼里，还有架上的鸡、鸭、牛、猪、貂、兔，都撒开了一会轰到前院来！

玉 芬 （不解地）干啥，爹！

玉芬妈 你这是又胡折腾啥？

〔永旺望着老伴和女儿笑了笑，故意不回答。

玉芬妈 （走近小虎子）小虎子，告诉姥姥，你姥爷要干啥？

小虎子 （摇头）不知道，就让我往外拉。

〔玉芬妈望着老伴想了想，突然笑了，将永旺拉到一边。

玉芬妈 哎，是不是有人要给咱们玉芬介绍对象，一会儿来？

玉 芬 （嗔怪地）妈！

永 旺 有你这当妈的，还用我瞎积极！

玉 芬 爹，我知道了，一准是咱家收入多，上头来参观的，要给您照相？

永 旺 哼！祖坟上没长那根蒿子，不砸我眼眶子发育，我就磕头了。

玉芬妈 那……

〔永旺走来走去，随着录音机唱起《喜荣归》来。

〔玉芬妈不满地看了老伴一眼，上去把录音机关上。

玉芬妈 听，听，好几百块哪，噙噙咕咕的。

永 旺 有钱不花，死了白搭，还能带到棺材里去？

〔玉芬妈生气地端起录音机欲走。

〔永旺赶忙追上。

永 旺 哎哎！

玉芬妈 我问你，（指着沙发等）今儿个，你这是要唱哪一出？

〔永旺从玉芬妈手里拿过录音机。

永 旺 （笑着拧开）就是这出。

（玉芬妈和玉芬忙走到录音机旁听着。

永 旺 这出戏叫《喜荣归》，是说赵相公进京中举，得了高官，荣归乡里，……你们听，多够味儿！

〔永旺又唱起《喜荣归》来。

玉芬妈 赵相公喜荣归，跟咱有啥相干？

永 旺 有，今儿个，赵相公就回到咱泉水河。

〔玉芬妈等人莫名其妙。

永 旺 （大笑）说实了，这个人比赵相公还赵相公！

玉芬妈 你，瞎说些啥呀！

玉 芬 爹，到底是咋回事？您快说呀！

玉芬妈 我就讨厌这贫嘴瓜舌的……不说拉倒。（说完给玉芬使了个眼色，二人欲走。）

永 旺 哎，哎，你们娘儿俩猜猜呀！

小虎子 姥爷，偷着告诉我，我不说！

永 旺 （摇摇头）谁也不告诉。

小虎子 那，我不抬了！（欲走）

永 旺 （无奈）行，行，你可千万……

小虎子 一准不告诉姥姥和二姨！

〔永旺和小虎子耳语。

〔小虎子听后莫名其妙。

小虎子 姥爷，他是赵相公吗？

玉 芬 谁？小虎子……

小虎子 我不告诉你！姥爷，他也不是赵相公呀？

玉芬妈 小虎子，到底是谁呀？

小虎子 我不说！姥爷，老支书多咋当的赵相公呀？

永 旺 （欲制止）你？！

玉芬妈 什么？老支书？

玉 芬 爹，老支书要回来了？

〔永旺点点头。

玉 芬 那您要……

永 旺 （笑着）请他参观。

玉芬妈 呵，头一回见你势力眼，看人家老支书升了公社书记，也上赶着在人家跟前溜须显脸了。

永 旺 （大笑）可惜，如今他下驾了！

〔玉芬妈和玉芬疑惑地望着永旺。

永 旺 乌纱帽没了！

玉 芬 （一惊）爹，你说什么？

永 旺 听说要回来撸锄把了！

玉芬妈 真的？！

永 旺 （点了点头）哼，红大发劲了，就得发紫！当初泉水河批判资本主义，他对我永旺多扬棒啊！如今我一想

起那功夫，（对玉芬）想起你姐姐，想起你娘做下的心口疼病，还有大泉对你……

玉 芬 爹！

玉芬妈 （难过地望着老伴）那你今儿个这是……？

永 旺 我是请他进来看看！当初，他不是割我的尾巴，掐我的尖吗？让他看看：如今，我永旺尖冒得更高了。（忽想起）小虎子！

〔小虎子走近。

永 旺 去，进屋把姥爷那个小蓝本拿来。

小虎子 哪个小蓝本？

永 旺 炕席底下那个。

〔小虎子进屋。

永 旺 （喊）炕头那边！（转身对玉芬妈）你们娘俩把那新买的手表戴上。

玉芬妈 玉芬爹，这，合适吗？

永 旺 有啥不合适的！我就是让他说说，是他那条道对，还是我永旺这条道对？！

玉 芬 爹，不能这么办！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

永 旺 啥？当初你挨大泉那一巴掌，忘了？

玉 芬 爹！

〔永旺转过身去。

玉 芬 爹，老支书的错误，头年人家在公社都已经检查了。再说那功夫……

〔小虎子拿着小蓝本从屋内跑出。

小虎子 姥爷！（将本递给永旺）

〔永旺忙将本装在衣袋里。

永 旺 走，小虎子。跟姥爷搬东西去。

〔站在一边的玉芬妈突然拦住老伴。

玉芬妈 这，还是不合适！玉芬爹，隔壁邻居住着，咱犯不上这么办！再说，人家公社官不当了，还兴许回到队里领头呢！

永 旺 不，虎子他爹说，这回老支书是一撸到底！

玉芬妈 虎子他爹说的？

永 旺 是啊！

玉芬妈 他……（欲说又止）

玉 芬 我姐夫的话呀，还是少听好！谁不知道头两年公社吴主任要提他当队长，就只为老支书不同意，他一直记恨在心里。爹，你可别让姑爷卖了！

玉芬妈 王忠的话是不靠实。

〔这时，永旺有些犹豫。

〔玉芬见状，忙捅了捅小虎子。二人往屋里抬沙发。

〔玉芬妈也端起暖瓶欲回屋。

永 旺 等等！（说着，拦住老伴和女儿）

〔正在这时，王忠走来。

〔王忠隔墙和玉芬妈打招呼。

〔小虎子走了出来。

〔永旺忙走到王忠跟前。

永 旺 王忠，老支书是真的……？

玉芬妈 虎子他爹，你好好说，别添枝，也别加叶！

王 忠 妈，没错！

〔这时，二牛娘和春杏端着簸箕走出。刚来到永旺院门口。小虎子拉着老何爷上。

小虎子 老何爷，给我讲个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！

老何爷 哎！哎！

〔老何爷拿个小半导体收音机。一边答应着小虎子，一边亲热地与二牛娘等人打着招呼。

玉芬妈 （制止小虎子）小虎子，别缠着爷爷了。老何叔，又来听戏了？快，屋里坐！

〔老何爷高兴地点着头，坐在录音机跟前。〕

老何爷 吃完后晌饭，没事。我就乐意听梆子。（指录音机）永旺这个，自动的。想听啥，里头唱啥。我这个（指小半导体）人家唱啥，咱听啥！要说也是，贵好几百子呢！（说完，哈哈笑了起来）我儿子从县里捎信儿来了，说也要给我买一个！永旺，今个唱哪出？

〔永旺正欲说什么，二牛娘走进院里。〕

二牛娘 王忠，我想借队上的驴，推点米。

王 忠 驴？（望了二牛娘一眼）有人用着呢！

老何爷 没人用！这功夫正在饲养棚里栓着呢！

王 忠 噢，（忙改口）驴，有点毛病。

老何爷 我看欢蹦乱跳的！

玉 芬 姐夫，你看！（指簸箕）妈刚用完。

〔王忠有些尴尬。〕

小虎子 （跑到二牛娘跟前）奶奶，我给您牵去！

〔说完向门外跑去。〕

王 忠 回来！哪都有你！

小虎子 那为啥奶奶用驴你不借？

王 忠 今几个还就是不能借！

春 杏 王忠哥，为啥？

王 忠 （吱唔地）这不，上头有精神：牲口都要分到个人手去了。谁乐意要头累坏了的驴。所以，从今几个起，驴，不借使了！

二牛娘 （为难地）这……

王 忠 这没办法，我们当干部的，就得掌握个原则！当官不当官的，一律平等，谁也不兴搞特殊！

二牛娘 （一怔）王忠，这，你这是从何说起呀？

王 忠 我说的是打这儿往后，（说着望了二牛一眼）今几个，您就委屈一点儿，抱着棍子自个儿推吧！

〔这时，玉芬不满地望了王忠一眼，走到二牛娘跟前。

玉 芬 大娘，走，我跟春杏给您推去！

〔二牛娘无奈和玉芬、春杏走去。玉芬接过二牛娘手里的箩和小扫帚，将二牛娘推进院里。

〔小虎子也跟着跑下。

〔坐在一边的老何爷有些蹊跷地走到王忠跟前。

老何爷 王忠，你今个儿这是？

王 忠 没咋着，老何爷。

老何爷 （摇摇头）不。往常你见二牛娘，鼻子眼睛全是笑，上赶着给人家牵牲口。今几个……？

王 忠 老何爷，您想多了吧！

老何爷 哼！这里头一准有事！（边走，边说）我看你王忠是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”。

〔老何爷走去。

玉芬妈 虎子他爹，对那院你大娘，不合适吧？

王 忠 这回，他咋的不了咱！

永 旺 这么说，老支书回来，一准儿是没含糊的了？

王 忠 刚才公社又来电话了，说老支书已经回来了。

〔玉芬妈一怔。

〔这时，永旺像下了决心，他磕了磕烟袋，走过去将搬到一边的沙发又挪了过来。

永 旺 玉芬妈，快，把洋毛毯、大花被，还有自行车，大挂钟摆在这儿！（望着老伴）哎呀！你也换件衣裳，对！把那走门串户的呢的、料的都抖落出来！

王 忠 （故作不解地）爹，您这是要……？